

wh | 诗路花语

## 野菊花

■ 孙文波

这些花在雨中弯下腰——它们比我的腰美；  
我已是啤酒肚皮，  
很难看，不是一般的难看。  
我喜欢它们一吹风就摇，  
一下雨就弯曲。  
我把它们折断带回家插进花瓶。  
然后坐下来欣赏。  
我心里说：真是美——  
女人不可能比它们更美  
女人也可能比它们更美——  
但是，因为我折断了它们，  
它们的美是短暂的。  
下一次我再看到它们  
已经是明年。  
明年。明年的这个季节  
也许——不下雨。

## 在玫瑰铺开的天空下

■ 李孟伦

当黑夜降临成一朵黑玫瑰  
我们居住在一个小村庄里  
习惯夜的宁静带来的思想  
我的血不忍心去燃烧黑夜  
但可以开成一朵火红的花  
比那远方的黑玫瑰还灿烂  
于是在玫瑰铺开的天空下  
打开自己的肉体让血流淌  
在碗大的大地上  
除还黎明  
等待走出地平线的红太阳  
完美地媾合一回风凰涅槃  
让带火的翅膀在空中飞翔  
让所有生命都向空中仰望  
今夜谁能跨过世纪的门槛  
看到未来一抹秋天的蔚蓝

## 原乡

■ 冷阳

轻轻的风是春天明媚的皓齿。  
说着柔软的话因为梦里的岛屿是青黛色的树影。  
深沉的春色，满溢着的爱，眼睛是湿润的，  
仿佛呼愁的心灵。那一年，  
有一个两个三个几个离开故地的人。  
  
光影重叠有一支炊烟是归家的信号。  
棕榈树旁呼吸的花朵与春天的窗前那些飞絮般的念想。  
在川流的人海中  
有擦肩而过也有相见不相识的会心一笑。  
记得篱笆下童年的歌，  
有一口飘飘悠悠的清溪，  
有人叫唤你，  
你的心留在了原乡的胸口。

## 请将我放逐在你的名字里

■ 林燕

如果有天厌倦了  
请将我放逐吧  
放逐我在你一笔一划的结构里  
在你唐诗宋词韵的绮丽里  
罚我  
做个任性的浪子  
在人间种一场悱恻缠绵  
  
罚我在你的名字里  
铺一方宣纸  
于天地间遣十万天兵  
纸里纸外  
只候你的春色入画

月半弯  
你是我田方格里淡淡的一划  
月圆了  
你是我手心里紧握的牵挂

你是我上下左右挥洒的飘逸  
是我抑扬顿挫语调里飞扬的诗意  
这世间因为你  
才有了落笔的迟疑

投稿邮箱  
hnrwbxb@163.com

wh | 海南风物

■ 项小北

盅盘舞，一个奇怪的字的组合，大抵许多专业的舞蹈人也不能认识它。它在我的视野里也是新鲜的，像是远古的生僻的传说。  
海南人并不特别地喜欢跳舞。从前大概热闹些，看琼剧里的简陋舞台上，角儿们把雍容揖让的两只大袖子徐徐地伸出去，向左比一比，向右比一比。简单的剧情，单调的动作，性情向来内敛的角儿们姿态也是温吞，不泼刺，这舞也就剩了戏里的身段了，飞翔的喜悦却没能从肢体的流动里感受到，像泼墨的山水画，形体是静止的，得意会。  
而文昌的盅盘舞热闹，在唢呐、秦琴、吊胡、喉管、竹箫、鼓、锣、钹等八件乐器合奏而成的八音中，旦角们一双碗筷，掂起脚尖，一转就转了600多年。这历史，突然得像是坚硬

wh | 一家在海南

## 穿过村庄那条小路

■ 刘震

新进农场新进大道是连通新进场部与榆海中线乌那支线的一条大道。2003年由农场自主投资兴建，全程约2公里。宽阔的大道两边各有一米多宽的人行道。清晨或者黄昏，悠闲地走在这条大道上，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沿途的美景，静听鸟儿歌唱，远眺黎母山的雄姿，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因此，吸引了附近不少的居民来此散步。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有几条与新进大道相连的乡村公路却仍然是泥土路，每逢雨天，总会有车辆从乡村土路将泥巴带到这条干净的水泥路上，影响了道路的整洁。看着那些黄色的车轮泥印，想象着泥路的另一头连接的村庄面貌，我的脑海里仅有的一些残缺模糊画面，还是随农场老职工描述的情景拼凑而来。

与新进场部最近的村庄，有排田沟村和建设村。每日的下午或晚上，总有一些村里的年轻人出现在场部大街上。有骑车兜风的，“嗖”地从行人身边穿过，不禁让人心惊胆战；一些爱喝酒的人，酒后大声喧哗或者砸酒瓶闹事，扰得人们晚上不得安宁，往往要派出所出面才得以平息；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在场部的公园里夜宿，当公园的管理人员劝他们早点离开时，他们会央求管理人员网开一面，让他们在公园里的凉亭里睡觉。他们说村里的蚊蝇实在太多，不如在农场的公园里睡得安稳踏实。公园管理员往往大发善心予以默许。管理员是农场的老职工，他说起这事总是有些感慨。后来，农场将公园的围篱拆了，成了开放式的休闲场所，夜间村里的那些年轻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里活动，只要他们不闹事，再也没人来干涉了。

泥路的另一头连接的村庄是什么样？我很是疑惑。

排田沟村不大，十数间低矮的瓦房参差不齐地散落在有些年头、长势高大的荔枝树和榕树之间，牛棚、猪圈和鸡舍穿插其中，散放的鸡、鸭、猪、牛等家畜自由自在地在村中撒欢、觅食，各种粪便和成堆的生活垃圾散布村中。难怪这些后生不愿呆在自己家里而情愿在农场公园里露宿。

一晃十年过去了。不知从哪天开始，农场的居民改变了散步的路线，竟然由走大道改成了走小道。随着近几年农场保障房、小城镇建设和乡村公路的“村村通”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新进大道上装载水泥、沙石、钢筋等材料的货车来往频繁。喜欢“长途”散步的人们选择了林间道路，我也不例外地跟着三五好友踏上了这条通往农村的林间小道。

令人惊喜的是，通往排田沟的泥土路早已变成了水泥路。3米多宽的水泥道在橡胶林中蜿蜒延伸，浓荫掩映下的水泥路干净整洁，让从前行走生风脚步不觉地放缓下来。从农场场部到排田沟沿着水泥路快步行走只用十多分钟，映入眼帘的排田沟更是令人眼前一亮。干净的水泥道将整个村庄环绕起来，还有一条水泥路横贯村中，路的两旁分布着农家小院，小院内耸立着崭新的水泥平顶房，最显眼的要数那几幢新建的二三层楼房。过去那低矮破旧的泥瓦房有的已经拆除，有的修缮一新。村里的鸡、鸭、猪、牛早已经圈养起来，村道边设有一个较大的垃圾池，专门用来堆放生活垃圾。据村民介绍，这里的垃圾也是每日清运，保持清洁卫生。

奇怪的是，正值黄昏时，在村里却很少看到年轻人。听村中老人说，村里的年轻人有的外出打工挣钱，有的还在自家地里忙碌。这些年，村民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发展种植业，种植橡胶、槟榔和木薯等作物，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多，村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听村里人说，农场附近的其他村庄也和排田沟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排田沟村一处平展开阔的场地上，正在兴建乡村舞台。看着那正在垒起的一块块基石，我不禁浮想联翩。

的拼凑。

现在的盅盘舞，情调和600多年前大抵相像，曲兴自有舞鸾凤，可演员到底不同了。盅盘舞来自元末明初时，海南人纪念冼夫人的“闹军坡”。每年农历二月初九至十二，四野乡邻就来了，带自家养大的鸡，自家地里正厚实的芋头、山薯在坡上摆卖。闹军坡大都选择在文昌潭牛那片宽阔的坡地上。唢呐吹起来了，坡地上层层叠叠的都是人头。盅盘舞已经开场。

一场圆满的盅盘舞需要18分钟，分了五幕，内容里大都是敬神求财之意，显见得山里人的厚实。序幕拉开，土地公土地婆出场，行三跪九拜礼，纪念冼太夫人，祝福观众安康。台下的人群都兴奋，口哨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土地公土地婆出场退场，幕布再揭，两位年轻女子着戏服挑花篮，款款走出，依然歌颂冼太

夫人。唱腔倒不是顶要紧的，热闹了就好。第三幕出场的是七八岁的童子，台上拳打脚踢，寓意冼太夫人带兵打胜仗。童子拳脚粗糙，一脸的孩子气，如果观众呼喝得有格律，倒也是趣事的事。第四幕大抵算是整场盅盘舞的高潮，人众，四对男女角儿齐登场，女角持酒盅，男角一手掌盘一手握筷，压轴的大戏出场了。女角在坡地上旋转，山里的女子，到底不若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然而水袖徐徐伸出去，也是一种婉转。男角以筷子击盘以歌舞及相和，动作单调，不过终究应了歌颂冼太夫人之景。落幕时，财神爷、神童、金童玉女就都到上台来了，敲着皮鼓，锣、钹相击，金银财宝都送出去了。台下的人，头仰着，脸上混合的汗水和尘土，在灯光里油渍渍地显着分外的满足。

我是海南人，看惯了琼剧中的喧



泊（油画）

吴楚宴

那晚，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个打网球的疯子，让我颇为感触，一些场景会突然地从记忆里剥离出来。

不知不觉，打网球将近五六年。记得当年报社同仁在球场排队练球的时候，我在楼上看热闹，觉得太可笑了，排老长的队，就为了挥一下拍击一下球，多无聊啊！哪能比我的乒乓球来得好玩呢！于是，每次从球场经过，我都忍不住要看几眼然后大笑几声。

很快，长队没有了，经常看到的只有我们亲爱的王姐姐和屈美眉，在场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来回。当我照例经过偷窥的时候，被王姐姐逮住了。神差鬼使，在王姐的不断游说之下，我竟然同意把拍子加入。拎着200元买来的拍子，我也要开始打网球了。

没人教，也没想认真学，拍随随便便就挥了起来。不会握拍，不知东方西方半西方，不知侧身转腰和随挥，完全瞎整。现在许多改不掉的毛病，大概就是这样落下的。在场上拣球时间多于击球，实在没多少乐趣。就在没了兴致即将退出之际，海南新闻界居然组织举办了网球比赛。我已经忘了是怎么得到女双第三名的，估计是当时只有三对选手参加。那时候美女刘英子也来了，穿着我从未见过的网球裙，在球场上顾盼生姿。哎，老实说，当时是既羡慕又嫉妒。当我看到她的球技和我一样差，打得也是东倒西歪时，不禁幸灾乐祸：这么高调地跑过来，还不是一样烂水平嘛！

哎，写到这里，不禁感叹一下，人生真是奇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无论是怎样的开始，结局总是注定的。我和网球与英子，就是这样无法摆脱的缘分。第一眼的不屑，并不影响第二第三眼第N眼的灼热。

闲话少说。这次比赛结束，并没有令我激发多少打网球的热情，依然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一个月上场一两次。过了一阵，王姐姐跑过来兴奋地说，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武汉打全国新闻杯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往后缩：你打你的，可别扯上我！我再傻，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这里丢人也就罢了，哪有胆量到全国赛事去让人笑话啊！我坚决不同意参赛。王姐姐继而利诱：参加比赛发一双球鞋哦！还有一套漂亮的球衣！这招也没用，给堆金子我也不要去现丑。

当时，王姐姐失望而返。第二天，梁昆同学追过来了：去吧去吧！去了再找个理由不打不就成了！到武汉我们各自找同学玩去，根本不用参加比赛。我有点动心：真可以不打？梁回答：当然！你不打人家会绑着你上场啊！就这样我们去了武汉。这是一个转

折吵闹，对于盅盘舞，便也觉着亲近，海南的唢呐与锣鼓原也是不同情由。然而，现在的盅盘舞是渐渐地没了底子。半个世纪了，能把盅盘舞跳出戏来的只有三江镇一位70多岁的古稀老人陆老先生了。

陆老是一个孤独的舞者，身边并无愿意继承衣钵的徒弟。几年前，和陆老坐在老茶馆里聊天，说起盅盘舞，老人的话里就有些感伤：老年人该做做老年事的，冬行春令实是不祥。但凡外边来了人，我还得去跳盅盘舞，一把老骨头，原是五欲已销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但我还是怕，万一哪天一觉睡过去了，双脚一蹬，这盅盘舞也就失传了。

老人说得低沉，想起来说一句，像滚烫茶水中回旋的清茶，缓缓地浮泛着。老爸茶馆里人声鼎沸，老人的感伤就显得渺远，仿佛盅盘舞的八音伴曲还在远处，没有醒转。

“好的书名是书的一半。”可以用来印证这句话的书籍很多，这回，我找了法国人让·科克托的《〈美女与野兽〉电影日记》。就像这个书名要用双重书名号凸显出来那样，它也至少构成了双重对比和反差。

显而易见的是第一重书名号里“美女”与“野兽”的对比和反差。勒布雷斯·波蒙夫人那个童话的引人入胜，正由于这种对比和反差——玫瑰和魔镜，纯真的女孩和丑陋的怪物，被深锁在兽形里的迷人王子和善良的心，偶然性那命运的必然……由这些经纬编织起来的仿佛像一个梦，而电影，尤其对让·科克托这类诗人出身的超现实主义者的而言，刚好是做梦的最佳方式。每一部电影便是一个梦，《美女与野兽》，几乎是专为电影准备的故事。

于是，第二重对比和反差，就在日记这种最现实，最散文化的文体跟《美女与野兽》这部代表着梦幻和诗的电影间形成和展开了。让·科克托要讲述他如何“从虚无中挖掘出这个故事”，如何凭借一台质量低劣的摄影机捏造出那种“梦想吞噬现实”的美。

那是怎样的艰辛？“一切从无序的点点滴滴开始”，除了琐碎和磨人耐心的平淡和贫乏，再就是在疲惫中等待，“永远地等待。等待阳光，等待阴影……演员们全副武装玩着牌随时候命。”演员让·马雷大腿内侧长了个大疖子，米拉·巴伯利不慎从马上坠落，科克托自己也长了疖子和痂，而且要忍受更大的苦痛：淋巴管炎，摄影棚的有害光线，皮肤病的不断困扰……然而，他说：“要抱怨由于这样一部电影而带来的一系列麻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认为这次的工作本来就要求我们站着睡觉，要求我们去成就一个最最美妙的梦。”为了这个电影之梦，可以付出的还有生命：“感谢上帝，我有的鲜红的血，我会将这鲜血消耗殆尽。”

跟梦一样，“电影往往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拍成的。”“过度精细，没有通往偶然的大门，就会令诗意湮灭——诗意本就是那么难以设计，等待收获的东西。我们总是带着一点儿偶然性去体现它。”可是，另一方面，科克托说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用力争取出来的。我敢说，那是我想做的事，我把它们做成了。没有一个镜头由于应有的样子和实际成果之间不吻合而给我留下小小的不安。”在最为心切时，科克托会附和别人对他的怀疑而自我怀疑：“我不是、我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导演。”但这反而使其电影日记（近乎唠叨地记录怎样做梦而不是做了怎样的梦）的语言里有一种真正卓越的腔调。既与之配合，又对比和反差的则是他的电影观和电影野心：

“穹既不可能，我用弓或投弹器。”

在这个季节里，阳台的紫兰花带着纯洁与美丽，盛开了。璀璨的红色却挡不住我的目光，投向不远处花丛中的另一株蓖麻。小时候，就是这样的蓖麻陪伴我和母亲走过无数个春秋。

幼时，记忆中的母亲总是一身整洁，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让我觉得母亲就像降临到人间呵护我的天使。乖巧的我，总是静静地围着她，觉得母亲是那么年轻貌美。

儿时，连块香皂都买不到，头发油更是一种奢侈品。所以每每休闲时，母亲便用蓖麻果仁自制头发油。我家院子里生长着许多蓖麻植物，在温润的季节里开花结果。

制油之前，母亲先摘下成熟的果子晒干。太阳底下，果仁一个个从果壳里蹦出来。等收集大约有两斤多时，母亲就用这些果仁开始制作蓖麻油了。

那时，我是母亲的好帮手。我负责烧柴火起锅把蓖麻果仁炒熟、捣碎，加水煎煮；母亲过滤，小心翼翼提取。呵，忙了半天，制作完成了，最后用瓶子装起来，颜色像花生油，这是母亲喜欢的蓖麻油——头发油。

早晨，母亲梳头总要抹上一点蓖麻油，这样头发既柔顺又乌黑亮丽。

后来，我到外面读书，一回到家，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搓洗我那件粉红色的裙子。她总是轻轻地搓揉，一脸温柔，嘴角挂着一抹微笑。头发是那样的乌黑发亮。

再后来，我毕业工作了，商城里化妆品琳琅满目，我就常常给母亲买头发油。

一天清晨，母亲坐在院子里梳头。我早早就起来想给母亲一个惊喜：送她一瓶高级的头发油。我轻轻地走到她身后，风拂着晨光映在她头发上，乌丝飘扬间蓦然闪现出一抹银色光芒，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不禁“呀”一声惊叫出来。母亲察觉到我，便说：“你这孩子，大清早起来，怎么不睡了？”我没有回答，只是走上前，轻轻地拂起这根白发。

我知道，母亲这一缕白发，是因我们儿女而生。我说：“阿妈，您有白头发了。”母亲没有惊讶，只是静默一下，接着笑了：“是啊，你都长大了。”

我听着，瞬间眼眶红了。

wh | 名家翰墨

## “美女”与“野兽”

■ 陈东东

我在“俳式随笔”《一排浪》里说：“好的书名是书的一半。”可以用来印证这句话的书籍很多，这回，我找了法国人让·科克托的《〈美女与野兽〉电影日记》。就像这个书名要用双重书名号凸显出来那样，它也至少构成了双重对比和反差。

显而易见的是第一重书名号里“美女”与“野兽”的对比和反差。勒布雷斯·波蒙夫人那个童话的引人入胜，正由于这种对比和反差——玫瑰和魔镜，纯真的女孩和丑陋的怪物，被深锁在兽形里的迷人王子和善良的心，偶然性那命运的必然……由这些经纬编织起来的仿佛像一个梦，而电影，尤其对让·科克托这类诗人出身的超现实主义者的而言，刚好是做梦的最佳方式。每一部电影便是一个梦，《美女与野兽》，几乎是专为电影准备的故事。

于是，第二重对比和反差，就在日记这种最现实，最散文化的文体跟《美女与野兽》这部代表着梦幻和诗的电影间形成和展开了。让·科克托要讲述他如何“从虚无中挖掘出这个故事”，如何凭借一台质量低劣的摄影机捏造出那种“梦想吞噬现实”的美。

那是怎样的艰辛？“一切从无序的点点滴滴开始”，除了琐碎和磨人耐心的平淡和贫乏，再就是在疲惫中等待，“永远地等待。等待阳光，等待阴影……演员们全副武装玩着牌随时候命。”演员让·马雷大腿内侧长了个大疖子，米拉·巴伯利不慎从马上坠落，科克托自己也长了疖子和痂，而且要忍受更大的苦痛：淋巴管炎，摄影棚的有害光线，皮肤病的不断困扰……然而，他说：“要抱怨由于这样一部电影而带来的一系列麻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认为这次的工作本来就要求我们站着睡觉，要求我们去成就一个最最美妙的梦。”为了这个电影之梦，可以付出的还有生命：“感谢上帝，我有的鲜红的血，我会将这鲜血消耗殆尽。”

跟梦一样，“电影往往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拍成的。”“过度精细，没有通往偶然的大门，就会令诗意湮灭——诗意本就是那么难以设计，等待收获的东西。我们总是带着一点儿偶然性去体现它。”可是，另一方面，科克托说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用力争取出来的。我敢说，那是我想做的事，我把它们做成了。没有一个镜头由于应有的样子和实际成果之间不吻合而给我留下小小的不安。”在最为心切时，科克托会附和别人对他的怀疑而自我怀疑：“我不是、我也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导演。”但这反而使其电影日记（近乎唠叨地记录怎样做梦而不是做了怎样的梦）的语言里有一种真正卓越的腔调。既与之配合，又对比和反差的则是他的电影观和电影野心：

“穹既不可能，我用弓或投弹器。”

wh | 冷暖人间

## 母亲的头发油

■ 曾 洁

在这个季节里，阳台的紫兰花带着纯洁与美丽，盛开了。璀璨的红色却挡不住我的目光，投向不远处花丛中的另一株蓖麻。小时候，就是这样的蓖麻陪伴我和母亲走过无数个春秋。

幼时，记忆中的母亲总是一身整洁，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让我觉得母亲就像降临到人间呵护我的天使。乖巧的我，总是静静地围着她，觉得母亲是那么年轻貌美。

儿时，连块香皂都买不到，头发油更是一种奢侈品。所以每每休闲时，母亲便用蓖麻果仁自制头发油。我家院子里生长着许多蓖麻植物，在温润的季节里开花结果。

制油之前，母亲先摘下成熟的果子晒干。太阳底下，果仁一个个从果壳里蹦出来。等收集大约有两斤多时，母亲就用这些果仁开始制作蓖麻油了。

那时，我是母亲的好帮手。我负责烧柴火起锅把蓖麻果仁炒熟、捣碎，加水煎煮；母亲过滤，小心翼翼提取。呵，忙了半天，制作完成了，最后用瓶子装起来，颜色像花生油，这是母亲喜欢的蓖麻油——头发油。

早晨，母亲梳头总要抹上一点蓖麻油，这样头发既柔顺又乌黑亮丽。

后来，我到外面读书，一回到家，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搓洗我那件粉红色的裙子。她总是轻轻地搓揉，一脸温柔，嘴角挂着一抹微笑。头发是那样的乌黑发亮。

再后来，我毕业工作了，商城里化妆品琳琅满目，我就常常给母亲买头发油。

一天清晨，母亲坐在院子里梳头。我早早就起来想给母亲一个惊喜：送她一瓶高级的头发油。我轻轻地走到她身后，风拂着晨光映在她头发上，乌丝飘扬间蓦然闪现出一抹银色光芒，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不禁“呀”一声惊叫出来。母亲察觉到我，便说：“你这孩子，大清早起来，怎么不睡了？”我没有回答，只是走上前，轻轻地拂起这根白发。

我知道，母亲这一缕白发，是因我们儿女而生。我说：“阿妈，您有白头发了。”母亲没有惊讶，只是静默一下，接着笑了：“是啊，你都长大了。”

我听着，瞬间眼眶红了。